

冊六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

第一回

小才女代父題詩

詩曰：經原本在人心，笑罵皆文好細尋。天地戲
 場，古今聚訟眼，須深。詩存鄭衛非無意，亂
 是淫更有子雲千載後，生生死死謝知

美秋散人編次



書名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二十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張勻 撰
 卷 冊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6
 編號 D865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二十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玉嬌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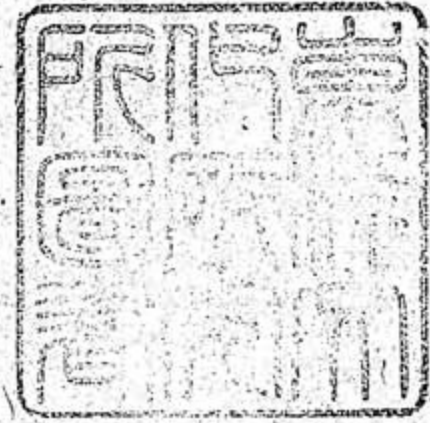
六

十五

双紅堂
小說
66(6)

大尾





科 2003 ~ 6

第十八回

太極圖說

山水遊偶然得婚

詩曰。物自分多類。自通難將夏事語。水蟲絕無琴瑟音。相友那有芝蘭氣。不同鮑子所知真。不朽鍾

期之聽抑何聰。果然伯樂逢良馬。只在尋常一顧

中。却說蘇友日。遇見賽神仙。起了課。說得活。現之。只

得依了他。望西興一路而來。恐怕人知。隱起真名。因

却說蘇友日。遇見賽神仙。起了課。說得活。現之。只

得依了他。望西興一路而來。恐怕人知。隱起真名。因

與白小姐和蘇柳詩。就說姓柳。逢人只說是柳秀才。不數日到了山陰道上。真個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無窮好景。應接不暇。蘇友白心下甚是愛戀。就在形勝之處。尋了一個古寺。叫做禹跡寺。住下。日夕遊賞。不期白侍郎遊禹穴回來。也住在這禹跡寺中。一日飯後。二人都出來遊玩。景致忽然撞見蘇友白擡頭一見。恰是個老者。頭上帶着一頂葛巾。身上穿着一件白布道袍。生得清奇古怪。不是尋常。蘇友白心下

暗想。賽神仙之言。不勝驚訝。就立定了脚。不走。白公

看見蘇友白。青年俊秀。一表人才。甚是歡喜。又見蘇友白立定了看他。白公也就立住了。二人面目相對。大家就拱一拱手。你看我。我看你。不忍別去。白公因笑說道。仁兄獨自散步。此山水之興。甚豪。蘇友白亦笑答道。晚生豈敢稱豪。亦步老先生之後塵耳。白公見路傍長松數株。歷落可愛。因說道。同是山水中。人何不松下稍坐一談。蘇友白道。固所願也。只恐不

敢仰攀二人遂入松間尋了兩塊石頭坐下蘇友白道請問老先生高姓貴鄉因何到此白公道學生漢姓皇甫金陵人氏因慕山陰禹穴之妙故漫遊至此不知仁兄貴姓到此貴幹我聽仁兄聲音似是同鄉蘇友白道晚生賤姓柳亦慕此地山水而來正也是金陵人在本鄉到不曾拜識荆州不意到此得奉台顏可謂厚幸自公道學生老人無用世故借此山水聊以娛閒柳兄青年秀美自是金馬玉堂人物何亦猶祥符以蘇友白道晚生聞太史公遊遍天下名山大川胸襟浩瀚故文章擅今古之奇正老先生今日之謂也晚生未學雖竊慕之而愧非其人白公道大才自有大志非老朽之夫所能知也但遠遊人子有戒柳兄獨不聞乎蘇友白道不奉父母雙亡隻身未娶故得任意飄流重蒙台誨不勝悽感枉表白公道原來如此蘇友白道請問老先生尊府在金陵城中何處明日歸去時好來起謁白公道我學生居鄉

維城六七十里。叫做錦石村。蘇友白道原來就是錦石村。中白太玄工部相識否。白公見問。心下暗笑。道他又來問。莫非此人也。是一個趙千里。因答道。白太玄正是舍親。怎麼不認得。柳兄問他。想是與他相好。蘇友白道。不是相好。晚生因素慕其高風。故偶爾問及。白公道。白舍親為人家。是高傲。柳兄何以慕之。蘇友白道。俗則不能高。無才安敢傲。高傲正文人之品。晚生慕之。不亦宜乎。但只是此公也。有一件不妙處。白公道。道那一件。蘇友白道。無定識。往為小人指弄。白公道。正是我。也是這般說。柳兄既不與交。何以知其詳也。蘇友白道。白公有一令愛。才美古今莫倫。老先生既係親戚。自然知道。白公道。這個知道。蘇友白道。有女如此。自應擇婿。奈何擇來擇去。只在膏粱白木中求人。而才子當前不問也。故晚生說他個無定識。白公道。柳兄曾去見舍親麼。蘇友白道。晚生去是去的。見是未見。白公道。柳兄也莫要錯怪了舍親。

也。只是無緣。未及與柳兄相會耳。若是會見柳兄。豈
有不知子都之狡者。蘇友白道。晚生何足道。但只是
他選入幕者。未必佳耳。白公暗想道。天下事最古怪。
我錯選一個張軌。如他偏曉得。我注意一個蘇友白。
他就未必得知。真是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因問
道。金陵學中。有一個蘇友白。柳兄也相認麼。蘇友白
聽了。心下喫一驚。道。他如何問我。因答道。蘇友白與
晚生同鄉。最相好的。老先生何故問他。白公道。且請

問柳兄。你道蘇友白才品何如。蘇友白微笑道。不過

是晚生一流人耳。白公道。得似柳兄其人可知。白舍

親曾對學生說。他注意東床之選者。蘇生也。其餘皆

狂蜂浪蝶。自奔忙耳。柳兄如何說他無定識。蘇友白

聽了。心下又驚。又喜。又不勝歎息道。原來如此。這是

晚生失言了。二人說畢。又談論些山水之趣。只坐到

夕陽時候。方起身。緩步回寺。而別。正是。

青眼共看情不厭。

素心相對話偏長。

不知高柳羣峰外。

鳥去雲歸已夕陽。

却說蘇友白回到寓處。心下暗想道：「原來白公胸中亦知有我。若早去覲面求親事，已成了。只因去尋吳瑞庵，遂被功名耽延，歲月歸來遲了，以致白小姐含恨九原。這等看來，我蘇友白雖死亦不足盡辜矣。但我初來原無意功名，却是盧夢梨苦相勸。又想道：盧夢梨勸我，也是好意。只說是功名到手，百可為誰知。白小姐就死，連他也無踪影。摠是婚姻。」

一無名故顛，倒如此。前日賽神仙，說我以來定有所遇。今日恰遇此人，又似取膺。日來看恰，又是丙寅日。心下甚是奇怪，莫非婚姻在此人身上。一夜千思百想，到次日忙寫了一個御眷晚生帖子來拜白公。白公就留住不放。二人焚香吊古，對酒論文，盤桓了一日。方散到次日，白公來拜蘇友白。蘇友白也留下飲酒。自此以後，或是分題做詩，或是看花品水。二人情投意合，日夕不離。白公心下想道：「蘇友白雖說

才美我尚未見其人。今與柳生盤桓數日。症裏盡窺。才又高學又博。人物又風流俊秀。我遨遊兩京各省。閱人多矣。從未見如此十全者。况他又未娶妻。若再誤遇。却不是他。我的無定識了。只是還有一件。若單完了紅玉之事。夢梨甥女却教我那裡去再尋這。等一個配他。門豈不說我分親疎厚薄了。若是轉先說與夢梨再替紅玉另尋這。又是矯情了。我看他姊妹兩個才貌彷彿。情意相投。莫若將他二人同嫁。

了柳生。便大家之事都完了。豈不美哉。我看柳生異日自是翰苑之才。功名決不在我之下。捨此人不嫁。再無人矣。主意定了。白公便對蘇友白說道。學生有一事本當托一個朋友與仁兄言之。但學生與仁兄相處在世俗之外。意欲直告不識可否。蘇友白道。有何台論。自當拱聽。白公道。非別事也。柳兄前日說白太玄擇婿的。只管擇來擇去。有美當前。却又不問我。再三思之。以言甚是有理。今我學生也有一個小女。

又有一個舍甥女。雖不敢說個絕世佳人。却也與白太玄的女兒。依稀彷彿。不甚爭差。今遇柳兄青年才美。因士無雙。恰又未娶。若不能結絲羅。異日失身。非偶。豈不是。唉。白太玄的。又將。唉。我學生了。不知柳兄亦有意否。蘇友白聽見說出一女一甥女。是兩個。與賽神仙之言。一不不爽。甚是驚訝。忙應道。晚生一時過激之言。老先生不以為狂。反引以自例。而欲以寒素充東床之選。何奉如之。但只是晚生尚有一隱衷。

不知可敢上達。白公道。知己相遇。何妨盡言。蘇友白道。晚生雖未受室。然寔曾求聘二女。其一人琴俱已抱九原之痛。其一避禍而去。音耗絕無。在死者雖不能起。帳中之魂。然義無復娶之理。在生者。倘去珠復還。恐難比下山之遇。區區情義。所關望老先生有以教之。白公道。死而不娶。因情義之言。然柳兄青年無後之戒。又所當知也。去珠復還。別行權便。當其未還。安可株守。蘇友白道。台教甚善。敢不敢遵。只恐晚

生涼算菲才。不足辱老先生門楮之選。白公道。寒微
之門。得配君子。不勝慶幸。蘇友白道。既蒙垂愛。即當
納采。但旅次不遑。奈何。白公道。一言既許。終身不移。
至拉往來儀文。歸日行之未晚。二人議定。各各歡喜。
大家又遊賞了三兩日。白公就先辭道。我學生離家
久。明日就要回去了。抑兄不知何日返棹。蘇友白道。
晚生在此也無甚事。老先生行後。也就動身了。大
都童願半月。即當至貴村叩謁矣。白公道。至期當掃

門楮候說罷。到次日。白公就先別而去。不題。却說蘇
友白。自白公去後。心下想道。這賽神仙之課。真是浩
神仙。他說來無一言不驗。只是起我的功名課。說我
是翰林未壞。這就不可解了。又將覽了數日。想道。我
如今回本料。無人知覺。遂叫家人催了一隻船。依舊
渡過錢塘江而來。且說楊巡撫初意。再三難為蘇友
白。心裏也。只是要他從這頭親事。不期蘇友白竟自
掛冠而去。府縣來報了。心下也有些快。隨叫府縣

本廷府縣官差人各處去趕。那裏有個影兒。府縣回
 報楊巡撫心下想道。蘇友白雖是我的屬官。但他到
 任不久。又無過失。贓罪我雖不曾明。趕他去。然他
 之去。實之為我。並按二院。俱是知道的。蘇方回在京
 開之。豈不恨我也。覺有此不妙。正在沉吟之際。忽送
 報來。楊巡撫展開一看。只見吏部一本認罪事。奉聖
 旨。蘇友白既係二甲第一。該選館職。如何誤選部推。
 本該降罰。既自首認罪。姑免究。蘇友白看改正。原受

館職。漸推另行補選。欽此。原來蘇友白已選了館職。
 因閣下怪他座生。故叫吏部改選了。推官後來翰林
 院官。俱不肯壞例。說道。二甲既授翰林。從無改選有
 司之理。大家要出公議。參論吏部違制。徇私吏部慌
 了。只得出本認罪。故有此旨。楊巡撫見蘇友白復了
 翰林。甚覺沒理。又恐他懷恨在心。進京去。說是說非。
 只得又叫人各處去追尋。不期一日。府尊在西湖上
 請客。尚未至。獨自在船中推窗閒看。恰好這日蘇

友白正過江來。到湖上。叫了一隻小船。自南而北。適打從府尊大船邊過。早被府裏門子看見。忙指說道。這是蘇爺府尊擡頭一看。果見是蘇友白。忙分付叫快留任蘇老爺船。急上迎出船頭來。衆衙役早將蘇友白小舡。拽到船頭邊來。蘇友白忽被府尊看見。沒法奈何。只得走上船來。府尊忙接着說道。蘇老先生。為何不別而行。小弟那裏不差人尋到。蘇友白道。晚弟性既疎懶。又短於吏治。故急上避去。以免曠官之

罪理之宜也。怎敢勞堂翁垂念。府尊就邀蘇友白入船。作了揖。就放椅子在上面。請蘇友白坐。蘇友白不肯。只要東西列坐。府尊道。老先生自然上坐。不消謙得。蘇友白道。堂翁為何改了稱呼。豈以晚弟不在其位而外之也。府尊道。翰林自有翰林之體。與在敝衙門不同。烏敢仍舊蘇友白大驚道。晚生既去。便是散人。怎麼說個翰林。府尊道。原來老先生尚未見報。吏部因誤選了老先生為有司。貴衙門不肯壞例。要動

公舉吏部著急。只得出疏認罪。前已有旨改正了。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蘇友白聽了。又驚又喜。暗想。賽神仙之課。其靈如此。二人就坐。喫過茶。又說了一會。蘇友白就要起身別去。府尊道。撫臺自老先生行後。甚是沒趣。大怪小弟不醫。昨日還面諭兩縣尋訪。今小弟既遇。怎敢輕易放去。遂叫放船。親送到昭慶寺禪堂。留蘇友白住下。又擡四名差役伺候。方纔回船去請客。此時早已有人報知各衙門。先是兩縣并將

廳來謁見。到次日。各司道都來拜望。不一時。楊巡撫也來拜了。相見時。再三謝罪。就一西湖上。備酒相請。十分綢繆。蘇友白仍執舊屬之禮。絕不驕傲。正是：仕要分大小。為官只論衙門。真似轆轤打水。或上或下難論。

却說張軌如。此時尚在湖上未歸。打聽得蘇友白這等興頭。心下想道。一個是撫。前日那等奈何他。今日這等奉承他。真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我老張

為何這等狀。只想與他為仇。况他待我原無甚不好。只為一個白小姐起的釁。如今白小姐與我既無分了。何不掉轉面孔。做個好人。將白小姐奉承了他。必然歡喜我。與他一個翰林相處。決不啻虧。莫計定了。就來拜蘇友白。二人相見。張執如說道。兄翁知晚弟今日來之意乎。蘇友白道。不知也。張執如道。一來請小弟之罪。二來賀兄翁之喜。蘇友白道。朋友相處。從無過言。何罪之謂。內外總是一官。何喜可賀。張執如

道。晚弟所賀者。非此。乃兄翁之大喜。蘇友白道。這等萬望見教。張執如道。晚弟前日所言。白小姐先信其寔是虛。以前言之。乃晚弟之罪。故來請。以今日言之。豈非兄翁之喜乎。故來賀。蘇友白大驚道。那有此事。張執如笑道。其寔未死。前言戲之耳。蘇友白又驚。又喜。道。仁兄前日為何相戲。張執如道。有個緣故。只為楊撫臺要攀兄翁為婚。知兄翁屬意白小姐。故晚晚弟作此言。以絕兄翁之念耳。蘇友白聽了。是真滿心。

歡喜因大咲道。如此說來。真是仁兄之罪。與小弟之喜也。張執如道。容晚弟去與兄翁作伐。將功折罪。何如。蘇友白道。此事前日家尊與吳瑞庵俱有書去。再浮仁兄一行。更妙。只是怎敢勞重。張執如道。才子佳人。世之罕有。撮合成事。與有榮焉。何敢辭勞。蘇友白道。既蒙既許。明日當登堂拜求。張執如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晚弟明日准行。兄翁玉堂人物。又有尊翁大人與吳瑞庵二書。自然一說一成。兄翁只消隨後

來受享洞房花燭之福也。蘇友白道。若得如仁兄之言。感德非淺。定當圖報。說畢。張執如辭出。蘇友白心下暗想道。白小姐既在。則這段姻緣。尚有八九分指望。只是新近又許了皇甫家這頭親事。却如何區處。皇甫公是一個仁厚長者。待我情分不薄。如何負得。若是一個。或者兩就也。還使得。如今皇甫家先是兩個了。如何再開得口。前日賽神仙的課。叫我應承。他說的話。無一句不驗。難道不是姻緣。叫我應承。莫非

白小姐到底不成。又想道：皇甫公為人甚是真誠。我前日已有一言，他說臨時行權。今莫若仍作柳生寫書一封，將此情細告，告知與他商量。他或者有處，亦不可知。莫計定了，隨寫一書。次日來見張執如，只說一友相托，轉寄錦石村皇甫員外處。張執如應諾，就起身先去行了。然後蘇友白辭別了浙江多官，隨後望金陵而來。正是：

蝶是莊周玉是蝶。

蕉非死麻玉非蕉。

此身若問未來事。

總是漫人路一條。

不題蘇友白隨後而來。且說白小姐與盧小姐自白公出門後，日夕論文做詩耍子。忽一日，管門的送進兩封書來。一封是吳翰林的一封是蘇御史的原來。白公在家時，凡有書札往來，白小姐俱開看慣的。故這日書來，白小姐竟自拆開，與盧小姐同看。只見蘇御史書上寫：

年弟蘇淵頓首拜

恭候

台禧

副啓壹通

自榮歸之後不奉台顏者經年矣想東山高卧
 詩酒倘徉定百福之成臻弟役王事緬憶高風
 不勝塵愧舍姪友白原籍貴卿一向隔絕昨歲道
 遇弟念乏嗣因留為子今僥倖躋監授漸推然
 壯年尚未受室聞知令愛幽閒窈窕過在關雎款

小兒展轉反側求之寤寐弟不自揣遂從兒女之
 私干竇大人之聽倘不鄙寒微賜之東坦因叩感
 之無窮倘猷憎蘿菟不許附喬亦甘心而退聽斷
 不敢復蹈前人之轍而見咲在同心也臨楮不勝
 待命之至

二小姐看了喜動眉宇再將吳翰林書折開只見上
 寫着

眷弟吳珪頓首拜

去歲匆一進京○誤為奸人倚草附木○嬌竊弟書○以
 亂○台聽雖山鬼伎倆不能逃○兄翁照察然弟
 疎略之罪不獲辭矣○今春復命面會蘇兄○驚詢其
 故始知前誤蘇兄近已戰勝南宮司李西浙夢想○
 絲蘿懇予柯斧○今借之官之便晉謁泰山○兄翁
 一顧自知衛珍荀倩之有真也○從前擇婿甚難今
 日得人何易○弟不日告假南還當即喜筵補申賀
 慶先此布心幸○垂聽焉餘不盡○

一小姐看冤滿心快暢○盧小姐就起身與白小姐作
 賀道姐○恭喜白小姐○忙答禮道妹○同此何獨賀
 我盧小姐道姐○之事既有蘇御史父命來求○又有
 吳翰林親情作伐○勇○回來見了自然首肯○小妹之
 事雖然心許○尚爾無媒○即使蘇郎不負心○而追尋前
 盟亦不知小妹在○此○處○即使得了妹書根尋到○此
 勇○愛姐○實○安肯○一碗雙匙○復為小妹地乎○這
 等想來○小妹之事○尚未有定○白小姐道○賢妹所慮在

故生一慮也

此處即此度君子思是情天

第十

世情中固自不差。只是我爹不是世情中人。愛愚姐。自愛賢妹。况又受姑娘之托。斷不分別彼此。教愚姐作如婦也。盧小姐道。雖如此說。尚有許多難處。纔聘其女。又欲聘其甥女。在蘇郎既難啟口。女選一人。甥女另選一人。在舅氏亦不為壞心。小妹處子。惟母與舅氏之言。是聽。安敢爭執。白小姐道。賢妹不必多慮。若有爭差。愚姐當直言之。如賢妹之事不成。我也不獨嫁以負妹也。盧小姐道。若得如此。深感姐上提

携。又說道。吳翰林書上說。今借之官之便。晉謁泰山。則蘇郎一定同書來拜矣。倘若來。怎麼透個消息。使他知我在。以更妙。白小姐道。這有理。因叫人去問管門的道。蘇爺曾來拜麼。管門人回道。蘇爺差人說要來拜。是小的回了老爺不在家。無人接待。就要拜。只消留帖上門簿。不敢勞蘇爺遠來。差人去了。今日不知還來也不來。白小姐道。既這等回了。蘇郎自然不來矣。盧小姐道。想便是這等想。就是來也。難傳信白

小姐笑道。傳信有何難。只消賢妹改了男裝。照前相見。信便傳了。盧小姐忍不住也。哭了。正是。

一轉柔腸百慮生。
等閒費殺情心靈。

二小姐在閨中歡喜。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錯中錯各不遂心

詩曰。天地何嘗欲見欺。大都入事會差池。睜開眼。看他非我掉轉頭。忘我是誰美。假甚多。皆色誤認。真不少。摠情癡。姻緣究竟從前定。倒本頭來摠自。

疑

話說白盧二小姐。日在家間。論忽一日。報白公回。來。盧夫入與二小姐接住。只見白公滿面笑容。一面。

相見一面白公就對盧夫人說道賢妹恭喜我已擇
一佳婿甥女與紅玉親事俱可完了盧夫人聽了歡
喜道如此多謝哥之費心盧夫人見過二小姐就同
拜見白公白公笑喜之說道你姊妹二人亦美相敬
正好作伴我也捨不得將你們分開二小姐聽了心
下只認道定是蘇友白在杭州會見白公求允了親
事故為此言暗之歡喜遂不復問盧小公子也拜見
過舅一面查點行李一面備酒與白公接風白公

更換了衣服歇息了半晌然後大家坐定盧夫人先

問道哥之為何去了許久一向只在湖上却是又往

別處白公道我到杭州恐怕楊廷撫知道只說我去

干謁他故我改了姓名只說是皇甫員外在湖上潛

住人家年少子弟到也不少只是絕無一個真才就

不便說出却將問話冷之一頓不獨情景逼真事

將在今泉亭做詩弄韻千里周聖王虛名誇詐之事

細說了一遍二小姐都笑個不休盧夫人又問道後

來却又如何白公道我在湖上住了許久看來看去

人才不過如此。遂渡過錢塘江。去遊覽那山陰禹穴。
 之妙。忽遇一個少年姓柳。也是金陵人。他人物風流。
 真個是謝家玉樹。他與我同在禹跡寺裏作寓。朝夕
 間論文做賦。談今吊古。足盤桓了半月有餘。我看他
 神清骨秀。學博才高。且暮間便當飛騰翰苑。我目中
 閱人多矣。從未見此全才。意欲將紅玉嫁他。又恐甥
 女說我偏心。欲要配了甥女。又恐紅玉說我矯情。除
 了柳生。若要再尋一個萬不能。我想娥皇女英同

事一拜。古聖人已有行之者。我又不見你姊妹二人互

相愛慕。不啻良友。我也不忍分開。故當面一口就都

許了他這件事。我做甚快意。不知吾妹以為何

如。二小姐聽得呆了。而相覷不敢做聲。盧夫人答

道。哥主張有理。我正慮夢梨幼小。不堪獨主蘋蘩。

今得依傍侄女。我便十分放心了。况柳生才美如此。

終身可托。你妹夫九原之下。亦瞑目矣。白公大喜道。

以言正合我心。我又無子。止有紅玉一女。繫心今得

柳生為婿。○願足矣。○雖明日蓋棺。○亦暢然無累矣。○白公說。○上。○笑。○甚是歡喜。○盧夫人不知就理也。○自快。○獨有二小姐。○勉強應承。○心下未費調劑。○又不好說出。○蘇友白求親之事。○白小姐就目視嬌素。○嬌素解意。○就將蘇御史并吳翰林二書。○送上白公看。○白公看了。○驚訝道。○原來此場聯捷的。○就是這個蘇友白。○就是蘇方回的姪兒。○繼以為子。○故入籍河南。○早知如此。○這親事幾早成了。○何待此時來求。○只是如今我已親口許了。

柳生他却轉在後了。○這怎麼處。○便以目視白小姐。○白

小姐低頭不語。○白公又想。○一。○想。○道。○蘇生才美人。○稱羨。○今又聯捷。○想其為人。○亦自不羣。○但可惜我未曾見。○又想。○一。○想。○道。○人才十全者少。○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才。○到得才貌相兼。○可謂至矣。○或者恃才凌物。○舉止輕浮。○則又非遠大之器。○我看柳生才貌自不必言。○只說他氣宇溫和。○言辭謙慎。○真是修身如玉。○異日功名必在金馬玉堂之內。○蘇生繼是可人。○亦未必

便。斃。倒。柳。生。况。柳。生。我。已。許。出。蘇。生。尚。在。講。求。這。也。
 是。無。法。奈。何。了。盧。夫。人。道。柳。生。才。貌。哥。既。是。看。得。
 中。意。斷。然。不。差。女。已。許。人。那。有。改。移。之。理。蘇。生。縱。好。
 也。是。徒。然。只。須。回。復。他。便。了。白。公。道。也。只。得。如。此。這。
 蘇。生。甚。無。緣。分。當。初。吳。瑞。庵。為。我。選。他。却。推。辭。他。
 以。新。柳。詩。來。求。我。却。又。被。調。換。及。我。查。明。到。處。尋。他。
 却。又。不。見。他。今。日。中。了。求。得。書。來。時。我。又。已。許。別。人。
 大。都。是。姻。緣。無。分。故。顛。上。倒。上。如。此。不。能。遂。心。大。家。

又。說。此。間。話。就。走。散。了。盧。小。姐。忙。偷。空。來。見。白。小。姐。
 道。姐。當。初。只。一。蘇。郎。如。今。又。添。一。柳。生。這。件。事。却。
 如。何。區。處。白。小。姐。歎。一。口。氣。道。古。人。說。不。如。意。事。常。
 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正。你。我。今。日。之。謂。也。蘇。郎。之。
 事。不。知。經。了。多。少。變。更。到。得。今。日。爹。心。已。肯。了。他。
 又。中。了。蘇。御。史。與。吳。翰。林。又。來。求。了。以。事。已。萬。分。之。
 疑。况。爹。為。我。擇。婿。數。年。迄。無。一。人。可。意。誰。想。今。日。
 忽。然。之。間。得。此。柳。生。將。從。前。許。多。辛。苦。一。旦。付。之。流。

水此心何能安乎。盧小姐道：姐與蘇郎雖彼此交

慕，不過背地相思，却從無半面相親。一言許可，小姐

與他携手交談，絲肩而坐，說盟說誓，至再至三，今一

旦而別，事他人，則前為失節，後為負心，矣。斷乎不可

白小姐道：我與蘇郎雖未會面，然心已許之。况新柳

有和送鴻，迎燕之題，不為無因，亦難以路人視之。只

是此等情事，你我閨中女子如何說得出口。盧小姐

道：姐的事一時自難直說。若是小妹之情，姐且不

妨略道一二，就是舅之意。原是為好，非故相抵牾。

若知道小妹之委曲，或者別有商量。白小姐道：說是

少不得要說。今且緩些。昨聞得吳舅已給假歸家，

只在這幾日要來看我們。等他來時，再看機會與他

說知。他既與蘇郎為媒，自肯盡言。盧小姐道：這也說

得有理。二小姐時將此事商議，正是

自關兒女多情態，不是爹娘不諒人。

選得桃夭紅灼灼，誰知別戀葉蓁蓁。

過了三兩日。果然吳翰林打聽得白公回家。忙來探望。白公與吳翰林間別年餘。相見不勝歡喜。就留在夢草軒住下。不多時。白小姐也出來拜見。吳翰林因對白公說道。吾兄今日得此佳婿。也不枉了從前費許多心機。也不負甥女這般才美。真可喜可賀。但不知蘇蓮仙曾行過聘否。白公道。多感吾兄厚情。這事可惜不成了。吳翰林大驚道。又來奇了。却是為何。白公道。別無他故。只是吾兄與蘇年兄書來。遲

小弟已許別人矣。吳翰林道。小弟書來。久矣。為何說遲。白公道。小弟因病。沒在家。聞甚春初。即出門去遊覽。那兩浙之勝。偶在山陰。遇一少年才子。遂將紅玉并盧家甥女。都許了他。到前日回家。方見二書。豈不遲了。吳翰林道。這少年姓甚。想就是山陰人了。白公道。他姓柳。又妙在原是金陵人。吳翰林道。其人如何。為何就中了仁兄之意。白公道。言其貌。古稱潘安。恐不及也。論其才。若方子建。自謂過之。有婚如此。小弟

敢不中意。吳翰林道：吾兄曾問他在金陵城中住，還是鄉間住。白公道：他說在城中住，又說也曾蒙仁兄賞鑒。吳翰林道：這又有甚古怪。他若是山陰人，小弟不知。或者別有奇才，也不見得。他若說是金陵鄉間人，小弟雖知，亦未必能盡。或者尚有遺才，也不可料。若說只城中人，曾為小弟賞鑒，則不但小弟從未交一姓柳之友，就是合學查來，也不見有一姓柳有才之人。莫非吾兄又為奸人愚了。白公道：小弟與他若

是暫時相會，一面之間，戒者看不仔細。他與小弟同寓一寺，朝夕不離。是日盤桓了半月，有餘看花分韻，對酒論文，或商量千古，或月旦一時。其風流淹貫，真令人心醉。故小弟慨然許婚。若有一毫狐疑，小弟安肯。孟浪從事。吳翰林道：仁兄賞鑒自然不差。只惜仁兄不曾見得蘇蓮仙耳。若是見過，則柳生之優劣自辨矣。白公道：只怕還是吾兄不曾見得柳生。若見柳生，吾兄定不更作此言。吳翰林笑道：不是小弟皮

相柳生緣佳尚然一窮秀才耳白公道只言才美已
 足超羣若論功名決不是平常科甲定為翰苑名流
 不在吾兄之下吳翰林道就是翰林亦不為貴但只
 是吾兄眼睜將蘇友白一個現成翰林放了却指
 望那未定的翰林亦似過情白公道前日吾兄書來
 說蘇友白已授浙推為何又說翰林吳翰林道蘇友
 白原是二甲第一例該選館只為陳王兩相公怪他
 座主故改選有司後來救衙門不肯壞例要出公流

吏部慌了故認罪已奉聖旨改正了想他見報自然

離任也只在數日內定回矣白公道柳生與小弟有
 約相會之期也不出致日大家一會涇渭自分矣吳
 翰林道如此最妙白小姐聽得吳翰林與白公爭論
 便不好開口只暗與盧小姐商議道二家俱未下
 聘且待來下聘時再作區處白公與吳翰林盤桓了
 數日忽管門報舊時做西賓的張相公要見白公沈
 吟道他又來做甚麼吳翰林道他來必有事故見

河坊白公隨出廳來。叫請不一時。張軌如進來相見。見畢坐定。白公說道。久違教了。張軌如道。晚生自去。秋下第就遊學浙中。故久失候問。白公道。幾時歸的。張軌如道。因有一事上瀆。昨日纔歸。白公道。不知有何事。見教。張軌如道。晚生有一至契之友。今已發過。久聞老先生今愛賢。有閔睢之美。故托晚生敬執斧柯。欲求老先生曲賜朱陳之好。白公道。貴友為誰。張軌如道。就是新科翰林蘇友白。白公道。原來正是

蘇兄。昨日吳舍親也為此事而來。正在這裏。張軌如道。原來今親吳老先生也。在此蘇兄少年科甲。今愛閨閣名姝。正是天生一對。何必調。白公道。調不為別事。只為學生又許他人了。張軌如道。蘇蓮仙兄在考案首時。就蒙老先生青目許可。矣。為何今日登了玉堂金馬。反又棄之。真所不解。白公道。兄且不必着急。容與舍親商議。再復。張軌如道。此乃美事。還望老先生曲從。留喫了茶。又說此間話。張軌如因

問道。貴村人家甚多。不知都聚於此。還是四散居住。白公道。都聚於此。不甚散開。兄問為何。張軌知道。有一救友。托寄一書。晚生着人村前村後尋遍。這不見。有此人。白公道。兄尋那家。張軌知道。是皇甫員外家。白公忙應道。皇甫就是舍親。有甚書信。只消付與學生。轉付就是了。張軌知道。原來是舍親。晚生那裏不尋。因叫跟隨人將書送上。白公接了。看。一看。就籠入袖中。二人又說些閒話。張軌如就辭出。白公回到夢草軒。見吳翰林道。張軌如此來。也是為蘇兄之事。吳翰林道。他曾說蘇蓮仙幾時到此。麼。白公道。這到不曾問得。他到與柳生帶得一封書來。因在袖中取出。拆開與吳翰林同看。只見上寫着。

柳眷晚生柳壘詩頓首拜

恭候

台禧

副奏壹通

微生未學。不意在山水之間。得遇仙人紫氣。親承提命。今雖違顏匝日。父師風範。未嘗去懷。復蒙不鄙。賜許朱陳。可謂有錫自天。使人感激無地。但前已而啓。曾聘二姓。其一令琴俱止。其一避禍無耗。蒙翁臺曲諭死者已矣。生者如還。別當行權。晚生歸至杭。不意生者尚無踪影。而死者儼然猶在。益前傳言者之誣也。以嬌家君主之御。貴作伐。晚生進退維谷。不知所出。只得直陳。所以

上達

翁臺。翁臺秉道義人倫之鑑。或經或史。必有以處此。先以賣開。晚生不數日。即當匍匐階下。以聽台命。茲緣鴻便。州之。不宣。

學詩再頓首

白公看罷。驚訝道。這又奇了。何事情反愛如此。吳翰林道。他既已有聘來辭。吾兄正該借興。回了原成。全了蘇友白之事。豈不兩便。白公道。事雖便。只是柳生見愛之之爽佳婿。吾不忍棄。且等他來。再與吾兄決之。吳翰林道。

這也使得。正是。

巴道無翻覆。

忽然又變更。

不經千百轉。

何以見人情。

按下白公等候柳生不題。却說盧小姐在山東時。因

要避禍江南。恐怕蘇友白來尋他。不見。因寫了一封

書。叫了一個老僕。叫做王壽。與了他些盤纏。叫他進

京。送與蘇友白相公。如不在京。就一路尋到金陵來。

白勇老爺家。悄悄回話。又分付書要收好。須面見了

蘇相公。方可付與。萬不可錯與他人。王壽領諾。而

去。原來這王壽為人甚蠢。到了京中。找尋時。蘇友白

已出京了。他就一路趲了出來。他也不知蘇友白中

了進士。選了官。一路上只問蘇友白相公。故無人知

道。直至趲到金陵。在城中各處訪問。事有湊巧。恰

蘇有德正在城中。原來蘇有德自從在白公家出了

醜。甚覺沒趣。後來又打聽得蘇友白聯捷了。甚是拘

悔。道白公送了。他二十兩銀子。一付行李。本是一段

好情。如今到弄得不好相見。不期這日正在城中。只因蘇友白與蘇有德。教音相近。王壽誤聽了。就尋到蘇有德寓處來。問他門上人。道這可是蘇友白相公家。門上人也誤聽了。答道正是蘇有德相公家。你是那裏來的。王壽道我是山東盧相公差來送書的。門上人。就與蘇有德說了。蘇有德想道我從來不曾認得甚麼山東盧相公。必定有誤。且去看。因走了出來。王壽看見忙說道。小人奉主人之命到京中去尋

蘇相公。不期蘇相公又出來了。小人一路趕來。那裡

不問到。不期却在這裡。蘇有德心下已疑是尋蘇友白的。却不說破。糊塗應道。這等難為你。你相公的書何在。王壽道我家相公為因避禍到江南來。恐怕相公出京尋不見。故叫小人送書知會。因在懷中取出一封書來。雙手遞上。蘇有德接了在手。因說道。你外面略坐。等我細看書中之意。又分付家人收拾酒飯。管待來人。王壽應了出來。蘇有德走進書房。將

隱○約○便○寫○出○閨○香○奩○氣○味○妙○筆○自○異○書○一○看○只○見○上○下○俱○有○花○押○又○雙○鈴○着○小○印○封○得○牢○牢○固○之○中○間○寫○着○蘇○相○公○親○手○開○拆○七○個○大○字○下○注○着○台○諱○友○白○四○個○小○字○之○畫○甚○是○端○楷○精○工○蘇○有○德○心○下○想○道○這○封○書○來○的○氣○色○有○此○古○怪○莫○非○內○中○有○甚○緣○故○且○偷○開○一○看○遂○將○抵○子○脚○兒○輕○之○拆○開○取○出○書○來○展○開○一○看○只○見○滿○紙○上○蠅○頭○小○楷○寫○道○

春友弟盧夢梨頓首拜奉書拉

蓮仙蘇兄行寓前偶爾相逢似有天幸黯然別去

奈形東影西再會不易每一回思宛如夢寐中事

然終身所托萬之不可作夢寐視之也去秋聞魁

北榜欣慰不勝今春定看花上苑矣本擬守候仁

兄歸途奉賀不意近遭家難暫避於江南舅家舊

居塵鎖恐仁兄尋訪動樵源之疑故遣老蒼持此

相報倘猶念小弟與舍妹之姻奉至金陵錦石村

白太玄工部處訪問便知弟耗千里片言統祈心

照不宣。

蘇有德看罷道。原來蘇蓮仙又在山東盧家結了這
 頭親事。我若再要去冒名頂替。恰○自○止○露○一○書○方○不○又叫到白家去
 訪消息。白家已露過一番馬脚。如何再又去得。又想
 想道。我聞他已選杭州節推。今又改入翰林。目下也
 將回去了。莫若持此信相報。討他個好掩飾。前邊之
 事。他一個翰林。後來自有用他之處。主意定了。等王
 壽喫完酒飯。就叫他進來說道。你回去拜上相公。說

書中之事。我都知道了。當一上如命。恐有差池。我連
 回書也不寫了。又拿出一兩銀子來。與王壽道。遠勞
 你了。王壽道。盤纏家相公與的儘有。怎敢又受蘇相
 公的。蘇有德道。不多。只好賣酒喫罷。王壽謝了。辭出
 竟到錦石村去。回復盧小姐。不題。却說蘇有德得了
 此書。便回到鄉間。叫人打聽蘇爺。若到錦石村。必
 先從此經過。須要邀住家人。領命本打聽過了數日。
 果然打聽得蘇友白到了金陵城中。只在明日就要

到錦石村去。蘇有德忙叫備酒伺候。到了次日巳牌時候，家人來報說：蘇爺將近到了。蘇有德遂自家走出市口來迎。不多時，蘇友白的轎子將到面前。蘇有德叫家人先拿了個名帖，走到轎前稟道：家相公在此候見。蘇友白看見名帖，是蘇有德，連忙叫住轎。蘇有德見住了轎，忙走到轎前一恭。蘇友白忙出轎答禮道：正欲奉謁，何勞遠迎。蘇有德道：兄翁貴人，恐遺

來蘇友白叫跟隨拿了一個宗弟的名帖送上。到堂

中從新見禮，畢坐下。蘇友白說道：向承厚惠，銘感於心。因備員間散，尚未圖報。蘇有德微末之事，何足挂齒。一面說話，一面就擺上酒來。蘇友白道：纔奉謁，怎就好相擾。蘇有德道：城中到此，僕馬應倦，聊備粗糲之餐，少盡故人之意。蘇友白道：仁兄厚意，諄何愛我之無已也。二人對飲了半晌。蘇有德因問道：兄翁此來，想是為白太老親事了。蘇友白道：正為此

來尚不知事體如何。蘇有德笑道：「這段姻緣前已有約。今日兄翁又是新貴，自然成的。○○突○問○蘇○人○○可惜山東盧家這件親事等的苦了蘇友白。大驚道：「這件事小弟從未告人，不識仁兄何以得知。」蘇有德又笑道：「這樣美事，兄翁行得難道知也。不容小弟知得。」蘇友白道：「仁兄既知此事，必知盧兄消息。」萬望見教，蘇有德又笑道：「消息雖有，豈是容易說的。」蘇友白亦笑道：「只望仁兄見教，其餘悉聽仁兄處置。」小弟敢不惟命。」蘇有德

道：「小弟怎好奈何兄翁。」兄翁只喫三大杯酒罷。蘇友白笑道：「小弟量雖淺也，說不得了。」只望仁兄見教。蘇有德叫家人斟上三大杯。蘇友白沒奈何，只得說：「唉，喫了定要蘇有德說盧夢梨消息。」只因這一說，有分教：道路才即堅持雅志，淡圃艷質露出奇心。正

長

壞事皆緣錯
誰知差錯處

敗謀亦為羞
成就美如花

不知蘇有德。果肯說。盧夢梨消息否。且聽下回分解。

錦上錦大家如願。錦上錦大家如願。錦上錦大家如願。

第二十四回

錦上錦大家如願

詩曰百魔盡見成功。到得山通水亦通。蓮子蓮花甘苦共。根根葉葉死生同。志如火氣終炎上。情似流波必向東。畝得一番佳話在。始知兒女意無窮。

却說蘇友白喫了三大杯酒。定要蘇有德說盧夢梨消息。蘇有德又只笑了一會。只得袖中取出原書遞

與蘇友白道。這不是盧兄消息。蘇友白接着細上看。
了。不覺喜動顏色。道。盧兄真有心人也。因問道。此信
蘇兄何以得之。蘇有德道。送書人係一老僕。人甚蠢。
蠢。因賤名與尊諱音聲相近。故尋到小弟寓處。小弟
知是兄翁要緊之物。恐其別處失誤。只得留下轉致。
兄翁不識兄翁何以謝弟。蘇友白道。感激不盡。雖百
朋不足為報也。蘇有德笑道。報是不必。只挈帶小弟
獎杯喜酒罷。二人說笑。了半晌。又飲了幾杯。蘇友白

就告辭起身。兩人別過。蘇友白依舊上轎。竟先到白

居村觀音寺來拜。呈靜心靜心見車馬簇擁。慌忙出

來迎接。蘇友白一見。就說道。老師還認得小弟麼。靜

心看了道。原來是蘇爺。小僧怎麼不認得。迎到禪堂

中相見過。蘇友白就叫眾隨送上禮物。靜心謝了。收

過。因說道。蘇爺幾時恭喜。小僧寄迹村野。全不知道。

未及奉賀。喫了茶。就叫俗齋。蘇友白道。齋且謾。小弟

今日仍要借上刹下榻了。靜心道。蘇爺如今是貴人

了。只恐草榻不堪。二人板談。此間話。蘇友白因問道。近日白太玄先生好麼。靜心道。好的。春間去遊玩。西湖去了兩三個月。回來還不滿一月。蘇友白又問道。他令愛小姐。曾有人家嫁了麼。靜心道。求是時常有。人來求。嫁是尚未曾嫁。昨日聞得白老爺在浙江許。了甚人家。吳老爺又來作媒。兩下爭。講。尚未曾。定。蘇友白又問道。這錦石村中。有一個皇甫員外。吳師知道麼。靜心想了半晌。道。這錦石村雖有千餘人。

家小僧去化此月米家。都是認得的。從不聞有個姓皇甫的。蘇友白道。他說是白太玄家親眷。靜心道。既是白老爺親眷。或者就住在白家莊上。只消到白老爺府中一問。便曉得了。蘇友白喫了齊齋。宿了一夜。到次日起來。梳洗畢。喫過飯。分付車馬僕從。都在寺中伺候。自家照舊服色。只帶小喜一人。慢步。入錦石村。來到了村中。看那。此山水樹木。宛然如故。不知婚姻如何。不勝感歎。正是。

花流水還如舊。

前度劉郎今又來。

不識仙人仍在否。

一思一想一徘徊。

蘇友白一頭步一頭想道不期兩家親事弄在一枰。

若吳先到白家說了姓蘇皇甫家便不好去了莫若

只說姓柳悄且尋見皇甫公說明心事再往白家

去不遲立定主意遂進村來一路尋問皇甫員外家

原來白公恐怕柳生來尋早已分付跟去的家人在

村口接應這日蘇友白一進村來這家人早已看見

慌忙出來迎着道柳相公來了麼蘇友白見了歡喜

道正是來了員外在家麼家人道在家拱候相公就

引蘇友白到東莊坐下慌忙報知白公白公歡喜道

柳生信人也。就分付家人備酒留飯因與吳翰林說

道小弟先去相見就着人來請仁兄一會吳翰林笑

道只怕所見不如所聞白公也笑道吾兄一見自知

決不劣於蘇生白公說罷竟到東莊來見了蘇友白

再仔細定睛一看原是一個風流俊秀的翩翩年少

滿心歡喜。因喚迎着說道：「柳兄為何今日纔到我學生日夕時望。」蘇友白忙打恭道：「晚生是在杭州被朋友留連了幾日，故以晉謁遲上，不勝有罪。二人一向說一向見，礼分坐。」白公道：「前接手札，知向所說死者未死，皆傳言之理。」大是快事，但不知此是誰家之女。又見云：「御貴作氏，御貴却是何人？」前聞尊公亦已仙遊，為何云此婚尊公主之蘇友白道：「事已至此，料不能隱瞞，只得實告先嚴。雖以棄世，昨歲家叔又故。」

總為子以女亦非他人。就是向日所云白太翁之女也。作伐，御貴即吳瑞庵太史也。白公聽了，着驚道：「我聞得吳瑞庵作伐者，乃蘇友白之事。柳兄幾時也曾煩他。」蘇友白忙起身向白公深打一恭道：「晚生有罪，晚生不姓柳，實是蘇友白也。白公聽了，又驚又喜道：「這大奇了。兄請坐。我且問蘇兄已薦賢書選了杭州司李，為何又改姓名潛遊會稽？」蘇友白道：「只因揚撫臺有一令愛，要招贅晚生。晚生苦辭觸了撫。」

臺之怒。撫臺屢人尋事加害晚生。晚生彼時是他屬
 官。違物不得。故只得棄官改姓。暫遊山陰。高穴以避
 之。恰與老先生相遇。白公道。原來老嫗。還是這等作
 惡。後來這白太玄。今愛死信。又是誰由的。蘇友白道。
 是張執如說的也。為楊撫臺知晚生。為意白女。故令
 張執如。誣為此言。以絕晚生之念耳。白公道。小人播
 弄如此。可恨。可恨。又咲說道。蘇兄新貴。既與白太玄
 有舊盟。又無吳瑞庵作伐。這段姻緣。自美如錦片矣。

只是將置學生於何地。蘇友白道。晚生處孤貧。遊旅
 中外。無貴介之緣。內乏御曲之譽。家老先生一顧。而
 即慨許雙姻。真可謂相馬於牝牡。馳黃之外。知已之
 感。夢寐不能忘。故今日吐實。增前以請台命。為敢以
 塵世浮榮。誇耀於大君子之門。而取有識者之笑。白
 公道。吾兄戀前盟。可謂不以富貴易其心矣。只
 是我學生。怎好與他相爭。只得讓了白太玄罷。蘇友
 白道。若如此說。則老先生為盛德之事。晚生乃負心

何難措詞。偏能委曲出之。

之人矣。尚望老先生委曲處之。白公道。這且再處。只
 是我學生也。有一件事得罪。要奉告。蘇友白道。豈敢。
 願得領教。白公道。我學生也不姓皇甫。蘇兄所說的。
 白太玄。就是學生。蘇友白聽了。不勝驚喜道。原來就
 是老先生遊戲。晚生真夢上矣。二人相視大笑。白公
 忙叫請吳舅老爺來。不多時。吳翰林來到。看見只有
 蘇友白在坐。并不見柳生。因問道。聞說是柳生來拜。
 為何轉是蓮仙兄。蘇友白忙。施禮。賺而不言。白公

也。笑道。且見過再說。吳翰林與蘇友白禮畢。坐下。吳
 翰林見二人笑的有因。只管盤問。白公道。笑道。吾兄要
 見柳生。因以手指蘇友白道。只此便是。吳翰林驚訝
 道。這是何說。白公因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吳翰林
 大笑道。原來有許多委曲。我就說金陵學中。不聞有
 個柳生。我就說天下少年。那裏更有勝於蘇兄者。原
 來仍是蘇兄。又對着白公道。說道。吾兄在逆旅中。毫無
 巴。能一見。就拔識蘇兄。許以姻盟。不疑亦可謂巨

眼矣。吾所敬服。白公嘆道。不是這番。則吾之愛才。出
 於仁兄下矣。蘇友白道。蒲柳之姿。怎敢當二老先生
 藻鑑。大家歡喜不盡。不多時。家人備上酒來。三人序
 坐而飲。以時蘇友白就執子婿之禮。坐在橫首。大家
 說。笑。十分快暢。飲了半日。喫過飯。家人撤過大
 家就起身閒話。蘇友白說了一會。就乘機說道。小婿
 尚有一事。上告白公道。又有何事。蘇友白道。小婿前
 日所云避禍之人。昨日偶得一信。知他踪跡。白公道。

知他踪跡。在在何處。蘇友白道。說來又奇。他說。小
 婿到岳父府上訪問。便知白公。嘆道。這果又奇了。怎

麼要訪問。在我兄且說他是江南誰氏之女。蘇友白

道。不是江南。乃山東盧宅。白公道。我聞得山東盧一

泓物故矣。他兒子幼小。一個寡孀之家。蘇兄怎麼

知道。又誰人為兄作伐。蘇友白道。小婿去歲進京時

行至山東。忽然被劫。栖在蓬萊。進退不能。偶遇一個

李中翰。要晚生代他作詩。許贈盤纏。因邀晚生至家。

行至山東。忽然被劫。栖在蓬萊。進退不能。偶遇一個

不期這李家就與盧宅緊隣。晚生偶在後園門首閒步。適置盧家公子也閒步出來。彼此相遇。偶爾談心。遂成家勢。贈了小婿的路費。又說他有一妹。許結緣。羅白公道。兄且說這盧家公子。有多大年紀。人物如何。蘇友白道。若說盧家這公子。去年十六。今年十七。其人品之美。翩翩。真如玉樹臨風。小婿與之相對。實拖形穢之態。白公道。兄出京時。路過山東。又曾相會麼。蘇友白道。小婿出京。過山東時。滿望一會不

期。盧宅前後門俱封鎖。而閒無一人。再三訪問。李中翰。他只說他家止有寡母弱女。公子纔五六歲。今避禍江南去了。並無十六七歲的長公子。小婿又訪問一個錢孝廉。他亦如此說。故小婿一向如在夢中。茫然不知所以。昨在敝友處。偶得盧兄一信。始知盧兄自有其人。而前訪問之不却也。但只是書中叫到府上訪問。又是何說。白公道。這盧生。字甚名字。蘇友白道。叫做盧夢梨。白公道。他既說在我家訪問。必然有

因容我與兄細查。再復吳翰林道。蘇兄步來。車馬俱在何處。蘇友白道。就在前白石村觀音寺中。乃向日之舊寓也。白公道。寺中甚遠。何不移到此處。以便朝夕接談。遂分付家人去取行李。到了傍晚。又重新上席。三人雄談快飲。直喫到二鼓方散。蘇友白就在東莊住下。白公與吳翰林仍舊回家。吳翰林就在夢州軒去睡。白公退入後廳。因有酒也。就睡。了。到次日起來梳洗畢。方叫媽素請小姐來說話。原來白小姐

早已有人報知柳生。即是蘇生。與盧小姐不勝歡喜。今聞父命。忙來相見。白公見了。就笑說道。原來柳生

即是蘇生。如今看來。你母舅為你作伐也。不差你父

親到以一搖精神百信為你擇婚也。不差考案首與科甲取人。都不差矣。

可見有真才者。處上見賞。白小姐道。恁是一個人。不

意有許多轉折。累爹費心。白公道。這都罷了。只是

還有一件。就將蘇友白所說盧家之事。說了一遍。道

這分明是甥女之事。為何得有一個公子。白小姐道。

這分明是甥女之事。為何得有一個公子。白小姐道。

夢梨妹子這事也曾對孩兒說過。他父親又止過。兄弟又小。母親寡居。又不能擇婿。恐異日失身。非偶。故行權改做男裝。與蘇郎相見。贈金許盟。寄書都是寔情。如今還望爹。與他成全。白公聽了大喜。道不意他小。年紀到有許多。作用我原主意。你姊妹二人同嫁柳生。今日同歸。蘇郎也是一般。這等看來。他的願也遂了。我的心也盡了。此乃極快之事。有何不可。你可說與他知。姑娘面前不必題了。白小姐應諾。白

公就同吳翰林到東莊來。三人見過白公。就對蘇友

白說道。昨日兄所托盧夢梨之事。我細一訪。果有其人。蘇友白歡喜道。盧兄今在何處。可能一會。白公道。盧夢梨因避禍一處。今尚來可相見。若要他令妹親事。都在學生身上。蘇友白道。非是晚生得寵。望蜀貪得無厭。只因小婿在窮途狼狽之際。蒙夢梨兄一言半面之間。即慨贈三十金。又加以金錫明珠。又許以婚姻之約。情意殷。雖古之大俠。不過是也。今小

婿。饒。俸。一。第。即。肯。前。盟。真。狗。羸。不。食。其。餘。矣。吳。翰。林。
 道。難。得。難。得。夢。梨。之。贈。可。謂。識。人。矣。白。公。道。以。自。義。
 舉。我。輩。亦。樂。觀。其。成。但。只。是。我。前。日。所。許。甥。女。恐。不。
 能。矣。再。無。三。女。同。居。之。事。蘇。友。白。道。夢。梨。快。士。岳。父。
 何。不。以。外。甥。女。配。之。亦。良。偶。也。白。公。道。這。且。再。議。大。
 家。閒。談。又。說。起。張。執。如。換。新。柳。詩。并。蘇。有。德。詐。書。假。
 冒。二。事。大。家。笑。了。一。回。蘇。友。白。道。如。今。蒙。岳。翁。垂。愛。
 事。已。大。定。從。前。之。態。儘。可。相。忘。况。二。人。俱。係。故。舊。尚。
 方。見。君。子。

望。仍。前。優。待。以。示。包。容。白。公。大。笑。道。正。我。心。也。就。叫。

家。人。發。兩。個。名。帖。一。個。公。請。張。執。如。相。公。一。箇。去。請。

蘇。有。德。相。公。就。說。蘇。翁。在。此。請。奉。同。坐。不。多。時。二。人。

先。後。都。到。相。見。甚。是。足。恭。大。家。在。東。莊。閒。耍。不。題。却。

說。蘇。御。史。復。命。之。後。見。蘇。友。白。改。正。了。翰。林。不。勝。歡。

喜。因。後。代。有。人。便。無。心。做。官。遂。出。疏。告。病。又。出。揭。到。

都。察。院。堂。上。至。再。至。三。的。說。了。方。准。回。籍。調。理。俟。痊。

可。日。原。官。起。用。蘇。御。史。得。了。旨。就。忙。上。出。京。先。到。河。

南家裏住了月餘。就起身到金陵來。與蘇友白完親。報到錦石村來。蘇友白忙辭了白公吳翰林。就接到金陵城中舊屋裏來。恰這日蘇御史也到了。父子相見。不勝歡喜。蘇御史問及姻親之事。蘇友白就將楊巡撫招贅及改姓遇皇甫歸來對明。并盧夢梨之前後。細說了一遍。蘇御史滿心歡喜道。世事奇怪。異日可成一段佳話矣。府縣各官聞知都來拜望。請酒開擾不休。蘇御史與蘇友白商量道。城中

喧雜難住。

真若就在錦石村卜一居。與白公為隣。

○大○君○子○存○心○白○不○薄○

來結姻甚便。二來白公無子。彼此相依。使他無孤寡

之憂。三來材中山水幽勝。又有白公往來。儘可娛我

之老蘇。友白道。大人所見。竊善。到次日。父子竟到錦

石村來。白公與吳翰林張軌。如蘇有德。彼此交拜過。

蘇御史就將要卜居村中之意。與白公說了。白公大

喜。遂選了城中一間大宅。叫蘇御史用千金買了。蘇

御史移了入去。就治酒請吳翰林主婚。請張軌如與

白小姐為媒。請蘇有德與盧小姐為媒。擇一個吉日。備了兩副聘禮。一時同送到白公家來。白公自受了一副。將一副交與盧夫人受了。酒宴待眾人。彼此歡喜無盡。行聘之後。蘇御史又擇了一個大吉之期。要行親迎之禮。這年蘇友白是二十一歲。一個簇新的翰林人物。風流人才。出眾人上。羨慕白小姐是十八歲。盧小姐是十七歲。二小姐二容言貌。到處聞名。到了臨娶這日。蘇御史大開喜筵。兩頂花籃。大轎花

燈。夾道鼓樂。平吹。蘇友白騎了一匹高頭駿馬。烏紗帽。皂朝靴。大紅員領。翰林院與察院的執事。兩邊擺列。蘇友白自來親迎。一路上火炮喧天。好不興頭。鬧熱。二小姐金裝玉裹。打扮得如天孫帝女一般。拜辭白公與盧夫人。洒淚上轎。白公以彼此相知。不拘俗禮。穿了二品吉服。竟坐一乘四人現轎。擺列待郎執事。自來送親。吳翰林也是吉服。大轎張執如蘇有德。二人都是頭巾藍衫。駿馬簪花掛紅。兩頭贊禮。這一

日之勝真不減於登科。正是。

插鼓喧闐琴瑟調。

關雎賦罷賦挑天。

衫衣在昔開雙塚。

銅雀而今鎖二喬。

樓上紅絲留月緊。

門前金榜倩花邀。

仙郎得意翻新樂。

不擬周南采芣苢。

不多時轎到門前。下了轎。擁入中堂。蘇友白居中。二

新人一左一右。恭拜蘇御史。及眾親。禮畢。鼓樂迎入

洞房。外面是蘇御史陪著白公。吳翰林張執如。蘇有

德飲酒。房裏是三席酒。蘇友白與二小姐同飲花燭

之下。蘇友白偷眼將白小姐一看。真個有沉魚落雁

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可謂名不虛傳。滿心快暢。再將

盧小姐一看。宛然與盧夢梨一個面龐相似。心下又

驚心喜。暗想姊妹們有這等相像的。以時侍妾林立。

不便交言。將無限歡喜。都忍在肚中。只等眾人散去。

方各歸房。原來內裏廳樓二間。左右相對。左邊是

白小姐。右邊是盧小姐。蘇友白先到白小姐房中。訴

說從前相慕之心。并和新柳詩及送鴻迎燕二作之事。白小姐也不作閨中兒女之態。便一一應答。說了一回。蘇友白又到盧小姐房中。問道。令兄諱夢梨者。今在河處。盧小姐答道。賤妾從無家兄。夢梨就是賤妾之名。蘇友白大驚道。向日石上所遇者。難道就是夫人。盧小姐微笑道。是與不是。即請自辨。賤妾不知也。蘇友白大咲道。半年之夢。今日方醒。我向日就有此疑心。天下却有這等美少年。蘇友白說罷。又走到白小姐房中。與白小姐說知。咲了一會。因白小姐長一歲。這一夜就先在白小姐房中成親。真是少年才子佳人。你貪我愛。好不受用。到次日。蘇友白又到白公家謝親。眾人又喫了一日酒。回來又備酒同白盧二小姐共飲。因取出向日唱和的新柳詩。并送鴻迎燕二詩。與盧小姐大家賞鑒。蘇友白又取出盧小姐所贈的金鐲明珠。與白小姐看。盧小姐道。當時一念之動。不意借此。遂成終身之好。這一夜就在盧小

如房中成親。枕上細說。改男裝之事。愈覺情親。三人
從此之後。相敬相愛。百分和美。蘇友白又感媽素昔
日傳言之情。與二小姐說明。又就收用了。蘇御史決
意不。出去。做官。日夕與白公盤桓。後來竟將河南的
事業。仍收拾歸金陵來。吳翰林雖不辭官。然翰林事
簡。忙日少。閒日多也。時常來與二人遊賞。楊州撫聞
知此事也。差人送禮來賀。蘇友白過了此時。只得進
京。到任。住不上一二月。因記挂二夫人。就討差回來。

順路到山東。就與盧夫人料理家事。只等公子大了。
方纔送回。此時錢舉人已選了知縣。去做官了。止李
中書在家。又請了兩席酒。蘇友白回家。只願與二小
姐做詩做文。要子不願出門。後一科就分房。又後一
科。浙江主試。收了許多門生。後來直做到詹事府正
詹。因他無意做官。故不曾入閣。張執如與蘇有德。都
虧他之力。惜貢生名色。張執如選了二尹。蘇有德選
了經歷。白公有蘇御史作伴。又有蘇友白與白盧二

小姐三人時。往來頗不祥。莫後來白小姐生了二子。盧小姐也生一子。後穎即死了。蘇友白即將白小姐所生次子承繼了。白公之後。來三子都成了科甲。蘇友白為二小姐雖費了許多心機。然事成之後。他夫妻三人却受享了人間三四十年風流之福。豈非千古的一段佳話。有詩一首。單道白公好處。詩酒香山流素風。文人峯上錦叢。莫道琴書傳不。木。

又有詩一首。單道蘇友白之妙。

少年才品李青蓮。死上生上心力盡。

四慕佳人。不問緣。天憐忽付。兩蟬娟。

又有詩一首。單道白小姐之妙。

閨中兒女解憐才。謾說謝家傳白雪。

詩唱詩酬。詩作媒。白家新仰。亦奇哉。

又有詩一首。單道盧小姐之嬌。

樓頭一眼識人深。

喜托終身。暗贈金。

莫作尋常花貌看

千秋慧俠結為心

點點騰家對白雪

白落誰呼亦青絲

閨中豈及微柳下

借唱啼鴉苦秋

又首情一首單戴白小賦之

風上由人少

又誰公在

心平如品

耳裏對入

又本情一首單戴白小賦之



所
圖
書

